

薛文清公全書

讀書錄

十五

讀書錄卷五

易大象

重坤相因其勢極厚君子法之以厚德載物

水洊至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水相續不已有恒久之意故君子以常德行相沓而來有重復之意故君子以習教事

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惡而嚴天高去而不留山卑下而常止有懸絕不相及之勢君子猶天也小人猶地也君子以莊敬自持則小人自不能近故取此象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火照有明意山靜有慎意火去又有不留之意

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萃聚也人聚既衆易

致變故故

洛陽本故字

除戎器以備不虞

地暗火明明出於暗爲晉君子觀其象以去暗卽明故曰
以自昭明德

雷出地中其聲大而氣和暢故樂之聲音和暢象之

機不可妄發康節詩曰施爲欲似千鈞弩此意近老子之
術

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安靜以養微陽聖人贊化
育之一端

雲雷參錯震迅乃天地屯難之時君子觀其象宜經綸以
濟時難

震動坎險時之未遘君子宜

潘勗本宜下有其字

不遘安處以濟其

屯

火雷噬嗑火明雷震先王明罰法陽本取火之意敕法取

雷之石門本意無之字

以茂對時育萬洛陽本物皆實理也故取法於無妄

外晦則氣象含蓄內明則文理密察蒞象之道也

既濟乃已盛而有將衰之兆故當思患而豫防之

剛明並用折獄致刑之道也

明相因而不息大人緝熙光明以照臨天下也

澤沒火則火滅火燥澤則澤涸相革之義也

四時寒暑迭相更革故治曆明時取革之義

類族辨物各別其所同也

臨下之道無過於教思無窮保民無疆

山下有澤澤滙山減乃損之義人所當損者莫過於忿怒

嗜慾也

麗澤有互相浸灌之義講習有互相滋潤之益

上天下澤其分甚明辨上下定民志法之

鼎器所處安重故能受所載之實君子居位法鼎器之安

重故能凝聚上天之命靜則聚動則散故正位足以凝

命

水上有冰井其出無窮君子勞民勸相亦無倦

天之不息以剛君子法天之不息亦以剛

地厚無水不容故爲師君子法之亦當無物不容也

石門本連

井下節

天下有風鼓物無不周徧誥命施四方法之

隨風興風有漸次柔入之義君子法其象亦當丁寧其命

於再三以行事則入人深而人易從矣

雷相杳而至聲可畏無甚於此故君子以恐懼修省
艮內外皆止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

木官地出爲升君子法升之象順積其德自小以至大
澤性潤下山體中虛內能受外也君子亦當虛中無我以
受天下之善

天氣也山形也以形畜氣所畜至大君子法之多識前言
往行以畜其德

山上有木爲漸長之義君子居賢德善俗亦當以漸而不
可驟

風行地上無不周徧先王省方觀民設教亦無不周徧
物之相比莫過水與地故先王建萬國親諸侯取其義

他物相比猶有間惟水與地無間

河津本連上節

君子之顯晦屈伸隨時而已故否之時則儉德辟難入亦得以祿榮之

過恭過哀過儉皆

洛陽本無皆字

過之小者也

上安由下厚故剝上厚下以安宅

山下出泉雖蒙昧而有可行之理山上有水則窒礙而有難行之勢故君子觀蒙之象則當果行育德觀蹇之象則當反身修德

果行水之義育德山之義

河津本連上節

天上水下天左水右二者相遠而為訟君子觀其象作事

謀始則終端絕

只六十四卦之名儘有義理以言者尚其辭此亦可見

君子義獄緩死出於中心之實故取中孚之義

遷善如風之速改過如雷之迅益之大者

雷入澤中聲向闐寂嚮晦入宴息取其義

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明庶政取火之義

無敢折獄取止之石門本無之字義山下有火明不能燭遠故

其象如此

制度數議德行節之義

中孚全體則中虛二體則中實中虛如心之無物中實如

心之有理

火上水下各行其性而不相資故君子觀其象以慎辨物

居方辨物謂水火二物居方謂火上水下凡物皆然

風行水上渙散之義享帝立廟所以合其渙

山本高地本下高而能下謙之義

過惡揚善非內剛外明者不能故大有象之

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振作其民取風義河津本

作意養育其德取山義

澤上於天石門本河津本作地非夫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施

祿取澤下之義居德則忌取乾健之義

慎言語養德之大節飲食養生之大

雷雨作解救過宥罪取解散之義

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同者秉彙之自然異者制行

之當然

君子需時飲食宴樂以需之石門本之下有也

隨日入之晦而宴息隨之大者

陽根陰陰根陽而太極之理無不在焉程子所謂易變易也變易以從道也道者何太極之謂也

天地之化一過而不留聖人之心一應而無迹

金剛經只欲說形而上之道以形而下者爲幻迹此所以偏於空虛也聖人則道器合言所以皆實

立法當審度時宜後世論者多欲復肉刑此不度時宜者也唐虞三代風氣淳教養備犯者至少故肉刑可施後世風氣日漓他事皆與古異獨欲復此法殆有屨賤躡貴之譏矣

先儒謂肉刑於今死刑中取之亦足以寬民之死

太極圖右邊黑中之白白盡卽爲陽非自右而左也左邊白中之黑黑盡卽爲陰非自左而右也但假象

洛陽本作借

以顯義姑以黑白分左右耳

靜中之動亦自此起動中之靜亦自此起非有二也石門本連

非下節

聖人之心廓然大公與化無累異端必求一超出陰陽之外不生不滅之說有是理乎

聖人大公至正之道開眼即見萬世無弊

雨亦有就隨處雲氣蒸騰而成者亦有自他方雲氣風雷挾持而至者雖有遠近不同及雲氣布濩周匝則無間矣

想韓文公敬太顛只是被他說着已病故為其所動韓公不能忘情富貴而太顛以物外清虛曠蕩之說格之此公之洛陽本無之字所以為其動也洛陽本所動

爲河津本學以四書爲本

無爲字

四書五經周程張朱之書道統正傳舍此而他學非學也漢唐以來正教興異學並行而學者莫知所宗自宋諸君

子表章四書五經而發揮之如日月經天而屬火自息

有志之士宜洛陽本熟讀精思而力行之石門本庶不

負先正之教云

四書滿天下真知實踐者蓋有之矣吾不得而識其人也書求精一之旨詩求思無邪之旨禮求敬樂求和春秋求

是非易求象占義理皆體於身心則有實用矣

惟無欲最高有欲則低矣洛陽本上連卷後

伊傅周召佐王行道其功大矣而彼不自爲洛陽本大也

如有自大之心則非伊傅周召矣

言言金 卷五
舜禹有天下而不與分定故也

天地日月風雷雲雨金木水火山澤八卦之象健順麗明

險陷止動說入八卦之德

楊子法言意實淺而飾以短澁奇古之詞何邪

聖人雖澤及四海功被萬世而無一毫自滿之意釋氏動

輒言其功德無量何邪

馨香色味觸佛書所謂五欲世人之所食

洛陽本食下有
著字恐者字之

詎彼欲滅絕者也及其論馨香色味之盛又極人世之

所無者而誇耀之何邪

學有所得必自讀書入讀書于熟萬熟時一言一句之理

自然與心融會爲一斯有所得矣

象山謂人讀書爲義外工夫必欲人靜坐先得此心若如

其說未有不流於禪者

太極是易之精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中無限事是易

之蘊

石門本
連下節

下民雖所稟之性皆同而其實拘於氣質愚昧無知者多
傳曰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
民從之使皆有知則帥之以暴而不從矣如異端怪誕
之說分明理所無者而民皆靡然信從之可見其無知
也

好異端者天資高則淪於空虛氣稟下則惑於罪福
要見道只在存心存心則觸處與道相值心不存則雖至
近者亦莫識其爲近矣

程子釋中庸鳧飛魚躍曰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

活潑潑地存心之謂也

萬事猶可力爲只此理非力所及

理如物心如鏡鏡明則物無遮形心明則理無蔽迹昏則

反是

洛陽本
連下節

惟心明則映得理

河津本
作理得見

道雖未嘗遠人心有斯須不存則人自遠道矣

釋子以罪福誘人豈是公道

釋子不問賢否

石門本
作愚

善惡只順己者便是

一片實理徹上徹下萬古完具而有生之類自不能外

理如日光氣如飛鳥理乘氣機而動如日光載鳥背而飛

鳥飛而日光雖不離其背實未嘗與之俱往而有閒斷

之處亦猶氣動而理雖未嘗與之暫離實未嘗與之俱

盡而有滅息之時氣有聚散理無聚散於此可見

一理古今完具而萬物各得其三

理如日月之光小大之物各得其光之一分物在則光在

物物盡則光在光

消息者氣而所以消息者理

聖人所以不矜者只爲道理是天下古今人物公共之理

非已有之私故不矜

論語一書聖人多就事言而理在其

石門本洛陽本無其字

中其答

問仁處亦只以求仁之方爲仁之資告諸

石門本作辭說子至

於仁之理則未嘗及也此所謂無迹也歟

論理而不及事末流爲虛無之弊

河津本連下節

聖人多教人以下學人事

古者詩書禮樂多就事上教人而窮理亦就物上窮究故
所學精粗本末兼該而無弊後世或論理太高學者踐
履未盡粗近而議論已極精深故未免有弊也洛陽本無也字
君子偕老其辭含蓄微婉畧無激發不平之氣可見詩人
之忠厚而學者翫此亦可以進德矣

詩人氣不暴戾而詞語和平雖其一己有涵洛陽本作含下同養

之功是亦先王德澤入人之深也後世之詩有佻薄淺
露者雖其人無涵養之功亦可以觀世變矣

讀書固不可不思索然思索大苦而無節則心反爲之動
而神氣不清如井泉然清之頻數則必濁凡讀書思索
之久覺有倦意當歛襟正坐澄定此心少時再從事於
思索則心清而義理自見

思索太勞而不節暴其氣也

顏子於聖人之言無所不說正與不違如愚互相發

事來不問大小洛陽本即當揆之以義

萬物本諸天萬理石門本本諸心

氣昏物誘者河津本性之害識明理勝者學之功

三代之治本諸道漢唐之治詳於法

教不以道則非教學不以道則非學

古之學也一後之學也支

公於己者能公於人私諸人者由私諸己

周程張朱有大功於天下萬世不可勝言於千餘年俗學

異端淆亂駁雜中剔撥出四書來表章發明遂使聖學

晦而復明大道絕而復續粲然各爲全書流布四海而

讀書金 卷三 九
俗學異端之說自不得以干正其功大矣

心不錯卽諸事不錯矣

法言澁而晦中說暢而淺

思天理則心廣而明思人欲則心狹而暗

中說勝法言

聖賢之書其中必有體要如明德爲大學之體要誠爲中庸之體要仁爲論語之體要性善爲孟子之體要以至五經各有體要體要者何一理而足以該萬殊也苟楊諸子之書詞亦奇矣論亦博矣其中果有體要如聖賢之書乎不然則偏駁支離而已矣

文中子論治道固多條暢只是碎細若聖人論治道則自源徂流本末兼舉不若是之碎細也

語人以所及者當語人以所不及者發

默觀太極圖與己一三契合

五經四書之外義理之精妙者無過太極圖切要者無過

西銘石門本
連下節

太史公謂儒家者流博而寡要非寡要也雖有要而人自

不知也要者何一之外無餘言也

觀衆水之流當知其一流觀萬物之生當知其一本觀羣

聖之言當知其一理

宋以前知孟子者韓子一人而已

實過其名者河津本
無者字魯齋其人也

須彌納芥子以形言芥子納須彌以理言

程子挈敬之一字石門本
津本作辭示萬世爲學之要

程子之主敬周子之無欲皆爲學之至要

讀書貴知要只顏子四勿心不絕想口不絕念守之勿失
循之勿違豈有差錯泛觀天下之書而不知用力處雖
多亦奚以爲

理無影就事可默識

尋思千能百巧都不濟事只無欲是高處洛陽本下連卷內惟無欲故高

節

不善之端豈待應物而後見那如靜中一念之刻卽非仁
一念之貪卽非義一念之慢卽非禮一念之詐卽非智
此君子貴乎慎獨也

程子曰人之於性猶器之受光於日日本不動得此一證
則此理萬古常存而可知矣

理爲主氣爲客客有往來皆主之所爲而主則不與

洛陽本與

下有俱往之字

元亨

石門本作享非

利貞天之命也仁義禮智人之性也四者惟

人與天合而得其全就人中細分之又有氣質清濁通塞之不齊有全之全者有全之半者有全之少者有皆不能全者其品蓋不可

石門本津本作能

勝計也至於物則拘於氣質愈不能全矣如木得仁之性火得禮之性金得

義之性水得智之性皆不能相通也蜂蟻得義之性雉鳩得智之性虎狼得仁之性豺獾得禮之性亦不能盡推也是則同者生理之一源異者氣質之萬殊

仁之性物得者尤多如牛護

石門本河津本作呼

犢而鳴鳥護子而

翔雞護雛而啄犬護子而噬皆慈愛之發於自然也但

爲形氣所拘於此一端畧能發見他則不能類推矣
天將陰而穴居者先知如蟻出而鶴鳴於埳是也以此見
物物各有一性

至微之物尤可見其性識之靈常看蟻出穴者雖行百步
之遠一往一返行列不亂而又不迷失故穴非其性識
之靈能若是邪

飛潛動之物皆有知有性植物則無知而有性
性之本體未感物時渾是善到感物而動之初則有善有
不善周子所謂幾也

衆蟻得一物合力舉之以歸其穴謂之無知不可
仁義禮智之謂性率性而行之謂道行道而有得於心之
謂德全是德而真實無妄之謂誠

無欲如至清之水秋毫畢

石門本河津本作必

見有欲如至濁之水

雖山岳之大亦莫能鑑矣

人欲盡而天理見如水至清而寶珠露人欲深而天理昏
如水至濁而寶珠暗此先儒之成說但先儒以氣稟言
某以人欲言

犬至賤而有義主家雖貧甚而不去亦可見性無不在也
鳥逮天未陰雨而網繆牖戶亦其智之一端

鳥性巧如燕作巢之類可見

瓜瓠之類以竹木引之皆纏附而上又似有心者蓋主宰
乎是者乃其心也

鴻鴈之避寒暑羈鴝

河津本作鳴非

之避風皆其智之一端

鳥獸皆知寒煖饑渴牝牡利害之情而不知禮義之當然

乃其洛陽本無其字氣體昏塞之甚而不能通也晦菴朱子所
謂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仁義禮智之粹然者
人與物異正謂此耳

今人開口論治道殊不知治道之大不出乎大學一書

孔子教人說下學處極多說上達處極少至宋諸老先生
多將本源發以示人亦時不得不然耳

細看植物亦似有心但主宰乎是使之展葉開花結實者
卽其心也

聖人教人以正容謹節卽是持敬之道如告仲弓出門如
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之類可見

程子曰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可見理雖不雜
乎氣亦不離乎氣

仁義禮智卽是性非四者之外別有一理爲性也道只是
循此性而行非性之外別有一理爲道也德卽是行此
道而有得於心非性之外別有一理爲德也誠卽是性
之真實無妄非性之外別有一理爲誠也命卽是性之
所從出非性之外別有一理爲命也忠卽盡是性於心
非性之外別有一理爲忠也恕卽推是性於人非性之
外別有一理爲恕也然則性者萬理之統宗歟理之名
雖有萬殊其實不過一性

省察之功不可一時而或怠詩曰夙夜匪懈其斯之謂與
一而無二

內外合一性與理無二致

太極中無一物外物於吾何有

老子多藏必厚亡之言極善

老子曰身與貨孰多身一而已矣世有迷貨喪軀者何其

愚之甚邪

天誠可畏迺而吾心吾身密室顯地無非天也敢不畏乎

人爲不善者將以欺天而天不可欺將以欺人而人不可

欺曷若不爲之愈也

性一也本然之性純以理言氣質之性兼理氣言其實則

一也故曰二之則不是

程子曰

洛陽本無日字

形易則性易性非易也氣使之

石門本洛陽本無使

之二然也

萬變不齊者皆氣之所爲而理則自若也

輕與必濫取易信必易疑

此理爲氣所挾

洛陽本作夾

持或善或惡至於萬變之不齊而

其體則一也

性譬如一源水引去清渠中則水亦清亦猶氣清而性亦明也引去濁渠中則水亦濁亦猶氣昏而性亦昏也是則水有清濁者渠使之然而水則本清性有昏明者氣使之然而性則本明此先儒之說余特述以明己意耳
凡待人當盡其忠而不可以欺人我一致欺人實所以自欺也

理本齊而氣不齊

氣強理弱故昏明善惡皆隨氣之所爲而理有不得制焉

至或理有時而發見隨復爲氣所揜終不能長

洛陽本作常

久開通所謂爲學者正欲變此不美之氣質使理常發

見流行耳然非加百倍河津本之功亦莫能致也

慮事周密處心泰然

敬字一字無欲字乃學者至要至要河津本連下節

余近日甚覺敬與無欲之力

此理經宋儒大加發揮之後粲濟陽本爛明白真所謂江

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皦隔乎不可尚已

惡亦是性只是性翻轉了便爲惡非性之外別有一物爲

惡也如陰符經五賊之說可見

畧有與人計較短長濟陽本意石門本卽是祖河津本滓作渣

消融未盡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見氣強而理弱

氣自是新者非既散之氣復爲方生之氣也程子論呼吸

亦如此

既曰

石門本無
既曰二字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復何言哉

不行而至不疾而速蓋當作全

河津本體皆具亦無至亦無速

理只爲氣所蔽隔

石門本
作隔蔽

故不明去其蔽隔洛陽本
無隔字則天

理明矣

至大之惡由於一念之不善

君子惟義是

河津本
作自

守命有所不恤也

君子性其氣小人氣其性

婦却浮雲而太虛自清徹去蔽障

洛陽本
作障蔽

而天理自著

世人信占卜小術以爲己有富貴之命一切不修人事恣

縱妄爲偃然僥倖所獲蓋有不遂所欲而反罹咎者多

矣命其果可恃乎惟君子則不然凡百恐懼修省惟義

言身錄 卷五 十一
是守而貧賤富貴一聽於自然命蓋有所不計也

星命家最悞人君子得吉卜固若常事而不廢其

洛陽本無其字

修省之功小人得吉卜則曰吾命素定矣雖爲不義之

事可無傷也恃此而取敗者多矣

命雖在天而制命實在己有人於此以星命家言之謂其

有永年之壽矣然入水卽溺入火卽隳所謂永年者不

可恃也不入水火卽不隳溺豈非命雖在天而制命在

己乎

又如人素羸瘠乃能兢兢

石門本
作兢兢非

業業凡酒色傷生之事

皆不敢爲則其壽固可延永矣又如人

石門本
本無人字素

強壯乃恃其強恣意傷生之事無不爲

石門本
無無不爲三字

則其禍可立待也此又豈非命雖在天而制命在己歟

程子曰修養之引年爲國之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工夫至此則有此效驗信哉斯言也

觀無逸耽樂之戒則知

石門本河津本無知字

祈天永命者誠有在

程子曰吾以徇欲傷生爲深恥學者體此則可以保身矣
聖人爲治推其固有之善及人纔有私意卽入於於陽本無於字

權謀術數矣

爲善須表裏澄徹方是真實爲善有纖毫私意夾雜其間卽非真爲善矣

韓魏公范文正公諸公皆一片忠誠爲國之心故其事業顯著而名望孚動於天下後世之人以私意小智自持其身而欲事業名譽比擬前賢難矣哉

君子行義以俟命小人恃命以忘義

天道福善禍淫昭然可驗間有不然者幸不幸耳。
敬是方做工夫誠是已成就處。

心如鏡敬如磨鏡鏡纔磨則塵垢去而光彩發心纔敬則
人欲消而天理明。

讀書錄卷五

讀書錄卷六

讀陰符經雜言并序

伊川程子曰老子甚雜如陰符經却不雜然皆窺天道之未至者也間閱其書而錄所得之語如左

上篇

經曰天道天行五賊天性人心一也天道者元亨利貞天行者春夏秋冬五賊者仁義禮智信天性者即天道天行五賊之德具於人心者也人心萃理氣之靈有作爲運用河津本作動之妙觀天道執天行見五賊而施行於天囊括宇宙而造化在我皆由此心而已故曰人心機也機之一字又陰符經之至要至要者歟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總結上兩節而

言

機發太過而變怪見機發得宜而萬化定理欲之謂也
性有巧拙以氣質之稟清濁而言清者巧而濁者拙巧者
識其機而能伏藏拙者昧其機而不能伏藏能伏藏者
九竅之邪不能動其中也不能伏藏者九竅之邪皆得
以汨其天也九竅之中有三要耳目口是也巧者於三
要動靜皆不失其宜而能伏藏拙者誠能變拙爲巧而
能致力於視聽言之間使皆一出於正則餘邪悉皆退
聽而亦可以收伏藏之效矣石門本河澗本連下節
火生於木禍發必尅姦生於國時動必潰機之過也知之
修煉謂之聖人機之宜也

中篇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陰陽生殺消息盈虧

洛陽本
作虛

理之自

然也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人物

乃安盜得其宜則生也殺也皆順其理而萬物安矣盜

失其宜則生也殺也皆逆其理而萬物病矣

石門本河
津本連下

食其時則百骸理人能利天地自然之利則一身得其養

矣動其機則萬化安人能合天地自然之機則萬化得

其宜矣

人知其神之神者貴於耳而好聞其異也不知其不神之

所以神者習於目而不察其理也

程子所謂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者五賊

石門本河津
本作盜恐非之謂

也

聖功生神明出知化窮神之事也

盜機在人而莫能見莫能知者蔽於氣稟之偏也君子善用之而逢昌小人不善用之而罹殃微矣深矣

下篇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致一也用師十倍其效也
三返晝夜致一之精也用師萬倍其效也

心生於物物誘也心死於物物化也物化物誘其機皆在於目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而不言所利天之無恩而大恩生也
迅雷烈風莫不蠢然無恩之謂也

至樂順理故其性廣大而有餘至淨無染故其性廉潔而

無私生死恩害陰陽相根理之自然

陰符經雜言終

夫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君子之獲福宜也
小人之獲福幸也

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惟貴乎時君子之處世亦曰時
而已矣

位與時學易者宜深體之

理無窮而氣亦無窮但理無改變而氣有消息如溫熱涼
寒氣也所以溫熱涼寒理也溫盡熱生熱盡涼生涼盡
寒生寒盡溫復生循環不已氣有消息而理則常主消
息而不與之消息也氣有聚散理無聚散於此又可見
人有矜伐者亦勞矣

高書金 卷二 三
無形皆是道有形皆是氣氣形而下者也道形而上者也
人只於身內求道殊不知身外皆道渾合無閒初無內外
也

不可將身外地面作虛空看蓋身外無非真實之理與身
內之理渾合無閒也

程子所謂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正周子胸中洒落如
光風霽月之氣象

聖人之心應物卽休元不少動

聖人應物雖以此理應之其實理只在彼物上彼此元不
移也

外慕者內不足

萬物各有定分己不得一毫侵預之

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造化亦然

如此物未生時此理不是先此物已生時此理不是後一

以貫之

應事既已

石門本
作以

理依舊在此元不隨去

聖人治人不是將自己道理分散與人只是物各付物

如無極而太極者窮神之事也

只主於敬纔有卓立不然東倒西歪卒無可立之地

石門
本連

下節
非是

薛子宴坐水亭忽鬱然而雲興滂然而雨集冷然而風生

鏘然而蟲急羽者飛秀者植童者侍鱗者適羣物雜然

而聲其聲形其色薛子竊然深思獨得其所以爲是聲

與色者而中心悅

言書錄 卷六 四
敬爲百聖傳心之要凡見於書者尤詳程子發明其所以
爲敬之義精矣

敬則卓然

敬則光明

纔到理處便難言

河津本連
下二節

滯於言則愈蔽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

何言哉

天何言哉卽無極之妙

千古爲學要法無過於敬敬則心有主而諸事可爲

人爲外物所動者只是淺

相業自大學經學中來者深自史學俗學中

洛陽本
無中字

來者

淺要見古人之相業伊傅之書宜熟讀

洛陽本
者淺節

後世非無救時之相只是規模

石門本洛陽本無規模二字

淺相業有

格心之學則其規模宏遠矣

歷代世變固不可不考然當以明理爲本

春秋謹嚴不止於謹華夷之辨字字謹嚴句句謹嚴全篇

謹嚴

春秋意在言表

春秋詞簡而旨微欲盡得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上難矣

興師以正任

洛陽本作仕說

帥得人吉

石門本吉下有人字似非

之大者

師卦辭最明興師擇將行賞用人之要備於師

石門本最明節

興師之義既正又得丈人爲之主帥在我者先勝矣征伐

其有不克

洛陽本作充非

纔說理便無可言者

理氣無縫隙故曰器亦道也道亦器也

太極不可以動靜言然舍動靜便無太極

理是天地萬物之極至處更復何言

公則四通八達私則偏向一隅

書終於秦誓殆聖人之微意與

書所載皆帝王經世之大法而終之以侯國之書豈非衰

世之意邪

孟子曰不下帶而道存焉舉目而皆物卽物而道存

陳司敗謂孔子有黨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其

氣象之大可想

程子謂人天資有量者雖江海之大皆有滿准聖人之

本之下有心字似義量道也自無滿時近觀人素稱有量者不能

洛陽

不滿益信程子之言矣

道大無窮盡無方體聖人體道無二其量無所不容又安有滿時邪

此理真實無妄如天地日月風雲雨露草木昆蟲陰陽五

行萬物萬事皆有常形定則亘古

洛陽本古下有亘字

今而不易

若非實理爲之主則歲改而月不同矣

一理一切穿透又不黏帶其妙不可言

觀人之法只觀含蓄則淺深可見

人心公則如燭四方上下無所不照私則如燈只有一面

光不能徧照也

觀人之法聽言最先雖不能盡亦可得七八分

人有才而露只是淺深則不露

河津本連下節

高書全 卷之二
方爲一事卽欲人知淺之尤者

淤泥塞流水人欲

洛陽本
作慾

塞天理去其塞則沛然矣

人當大着眼目則不爲小小者所動如極品之貴舉俗之
所歆重殊不知自有天地來若彼者多矣吾聞其人亦
衆矣是又足動吾念邪惟仁義道德之君子雖願爲之
執鞭可也

凝重之人德在此福亦在此

當如是者卽是理如春當溫夏當熱秋當涼冬當寒皆理
也不如是則非理矣如父當慈子當孝君當仁臣當義
夫婦當別朋友當信理也不如是則非理矣推之萬物
莫不皆然

堯舜之心萬古如見

乾坤毀則無以見易天地毀則無以見聖人之心

道學明而異論洛陽本息程朱之功也

本然氣質之性具見於太極圖

天心豫本於吾心豫

凡有形者皆氣無形者皆密

內外合一無纖毫之間

惟時惟幾聖人警洛陽本戒之心曷嘗有頃刻毫髮間斷

余直不欲妄管一人前時妄管人或終日不樂或連日不

樂

事少有處置不得其宜心卽不快必皆得宜心乃快然而

足

萬物皆有精日月五星爲陰陽之精聖賢爲人之精金玉

爲石之精珠貝爲水之精文木爲木之精是皆得氣之
清明秀異而成象成形者也

成王問史佚曰何德而民親其上史佚曰使之以時而敬
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如臨深淵如履薄水

此名言也

知止則有定不知止則心不定

理明則心定

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故一以貫之

河津本
連下節

一以貫之只爲理同

天之生物一本故一以貫之

聖人之心萬事之理絲毫無間故一以貫之

一以貫之觀太極圖可見

持已得一敬字接物得一謙字敬以持已謙以接人可以

寡過矣

不門本洛陽
本謙字節

愈收斂愈充拓愈細密愈廣大愈深妙愈高明

時然後言惟有德者能之

一只是性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

一以心言貫以情言所謂心統性情者也

順理則心悅豫不順理則心阻戚

順理都無一事

順理石門本則泰然行之無所窒礙不順理則鑿矣

理明後見天地萬物截然各安其分

私欲盡而心體無量

虛明廣大氣象到人欲淨盡處自見語言所能喻也

理明則心定萬事定

所惡有甚於死者人皆有是心也觀小學所載夏侯令女
盧氏竇氏二女之事皆婦人女子非素閑於禮教者一
旦臨利害之際寧就殘毀危迫糜軀之禍而不肯易其
節非所惡有甚於死者能然乎

道學明而異論息程朱之功也

字雖人制而其理實出於天如一而大爲天二而小爲地
之類可見

冲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已具

洛陽本具下有也字書其一也

河圖數之始字畫之原

水火二字分明乃坎三離三二卦順置之可見
常使有已則不隨俗而變

韓文公交友忠而不返於退面可以爲百世之師矣

舍而不求爲忘求之太過爲助長勿忘勿助長

漢文帝嬖鄧通武帝嬖韓嫣哀帝嬖洛陽本董賢男色之

溺人也如此

心定氣平而身體之委和舒泰不可言

李牧守邊匈奴入寇輒入保不戰如此數歲一旦出兵

大破匈奴威震漠北此正老子所謂大國以下小國則

取小國小國石門本河津本無小國二字以下大國則取大國又曰

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孫子所謂始

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古人用兵之術

大率類此

顏子仰彌高鑽彌堅在前在後皆指此理而言博文是明

此理約禮是體此理欲罷不能是悅此理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是目中了了見此理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是不可洛陽本可字孰此理理者何即天命之性具於聖人之心率性之道由於聖人之身者也洛陽本下連卷一朱子釋彌高節

大本者太極之全體達道者太極之流行

太極之理中庸言之詳矣

太極者理之別名非有二也

太極卽是理就太極上愈生議論去道愈遠

統體各具之太極非有二也

大德敦化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小德川流物物各具一太極也合仁義禮智言之是統體一太極分仁義禮智言

之是各具一太極

後學不知太極卽是性因見其名異駭而不敢求其說大道隱矣

四書通則太極之理不待講說而明矣

孔子言太極是指理言周子言無極是指此理無形而言丙吉深厚不伐張安世謹慎周密皆可爲人臣之法石門本連

下節

丙吉爲相上寬太好禮讓不親小事時人以爲知大體

清而有容乃不自見其清清而不能容是自有其清而心

反爲其所累矣

以己之廉病人之貪取怨之道也

河津本連下節

廉而自忘其廉則人高其行而服其德

心者氣之靈而理之樞也

道理浩浩無窮惟心足以管之

萬化常然者理自如此

蟲不得鳴者理也

吾思人有貴而自滿者所謂位不期驕也此不可不戒

聖賢之文乃道之精華

聖賢之文自道中流出如江河之有源而條理貫通後人

不知道而有意爲文猶斷港絕潢之無本雖強加疏鑿

終亦不能貫通爲一真無用之贅言也

陰陽變易而理常存所謂恒也

所以陰陽變易者固理之所爲而理則一定而不易所謂

恒也

人之所從不可不慎

河津本

觀諸卦爻或吉或凶多係於

所從

知賢而不能

石門本河津本作知

用知惡而不能

石門本河津本作知

退不若

不知之爲愈何也不知賢則人猶冀其能知而有進用

之時不知惡則人猶冀其能知而有退遠之望若知賢

而不能

石門本河津本作知

用則人知其必不能用矣知

石門本河津本

知下有

惡而不能

石門本河津本作知

去則人知其必不能去矣

是使賢者終無以行其志惡者愈得以肆其惡也

漢元帝因京房之言知石顯之奸而卒不能遠所謂惡惡

而不能去也

聖賢

河津本作人

學性理學其本衆人學詞章學其末

所以爲學者只爲人固有之善或蔽於氣質物欲有碍而

失故須學以復之及其既復則本分之外不加毫末後人不知學其所固有而學文辭字畫之類求工求奇徒弊精神於無用其失遠矣

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外此便是世俗之學

孔子稱直哉史魚君子哉蘧伯玉二者君子必慎所取焉君子如玉反復觀之溫潤瑩徹無瑕洛陽本作瑕

史稱韓信知高帝畏惡其能乃知高帝欲去信之心久矣雖無陳豨之事殆必不免

呂后殺韓信事竊意高祖必有言史稱帝畏惡其能以畏惡之語觀之則知其欲去信之心必露於左右其討陳豨也空國遠征信留京師帝豈無防信之密謀乎但他人不知而呂后自知之故告變洛陽本作變告一上卽用蕭何

之計詐而斬之不然信以蓋世之功爲國功臣后安得
因一時之飛語不待奏報而遽殺之乎以是觀之則欲
去信之心久而有密計也審矣

凡有條理明白者皆謂之文非特語言詞章之謂也如天
高地下其分截然而不易山峙川流其理秩然而不紊
此天地之文也日月星辰之照耀太虛雲物之斑布草
木之花葉紋縷鳥獸之羽毛綠色金玉珠璣之精粹此
又萬物之文也以至三綱五常之道古今昭然而不昧
三千三百之禮小大粲然而有章此又人倫日用之文
也至於衣服器用之有等級次第果蔬魚肉之有頓放
行列此又萬事之文也推之天地之間凡有條理明粲
者無往而非文又豈特見於文辭言語者然後謂之文

哉

愛流而爲淫溺仁之過也

物物各具一太極一而二也萬物統體一太極二而一也

河津本下連卷三無極而太極至非矣節

程子論恭敬曰聰明睿智皆由河津本作從此出蓋人能恭敬

則心肅容莊視明聽聰乃可以窮衆理之妙不敬則志

氣昏逸四體放肆雖粗淺之事尚茫然而不能察况精

微之理石門本河津本作事乎以是知居敬窮理二者不可偏廢

而居敬又窮理之本也洛陽本無也字

家人卦初九曰閑有家悔亡九三曰家人嗃嗃悔厲吉上

九曰有孚威如吉大率治家過嚴雖非中而吉

莊子曰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

者

石門本無者字

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此言甚正

先儒謂曹操之死於分香賣履細碎之事無不區處獨不言禪代之事乃其奸計此固也然觀孫權稱臣於操稱說天命之時操之羣臣因是勸操即真操曰若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矣觀此一言已以文王自處是以武王待其子也禪代之計蓋昭然已露又豈臨死奸計所能揜哉

聖賢之言如法律條貫循之則安悖之則危其有不然者幸不幸而已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是皆物形雖異而理則同衆人見物形之異聖人

明物理之同

石門本洛陽本則同節

天下無二理古今無二道聖人洛陽本作賢無二心

道體本洛陽本作無深遠難言故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唐虞三代之治皆自聖人一心推之無非順天理因人心而立法也

莊子曰通於一而萬事畢形容道體之言也

論萬事皆當以三綱五常爲本

天地間至大者莫過於三綱五常之道帝王之爲治聖賢之爲學皆不外乎是

觀史不可以成敗優劣洛陽本劣下有論字人只當論其是非

學者之所講明踐履仕者之所表倡推明皆當以三綱五

常爲本舍此則學非所學仕非所仕也河津本作矣

三綱五常之道根於天命而具於人心歷萬世如一日循

之則爲順天理而治悖之則爲逆天理而亂自堯舜三代歷漢唐以至宋上下數千年蓋可考其迹而驗其實也

溫太真爲劉琨奉檄將命江左其母崔固止之不能得至絕裾而行十載之下他人念其母之情者猶不覺感愴於心太真乃忍此而行其本心可謂死矣後雖有可惜乎不能洛陽本能下揜其失也

取人當觀大節大節者何三綱五常之道是也孟子論陳仲子之事正謂大節旣失小者無足觀也蓋人之大節莫過於倫理辟兄離母大節失矣區區小廉何足道哉

石門本洛陽本是也節

古之智士料事多中如羊祜告晉武帝曰取吳不必臣行

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又曰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
審其人正謂建儲一事也郭欽以戎狄居內地非所宜
不徒將有變故後來惠帝昏愚紀綱頽弛戎狄亂華皆
如二子所料其可謂智士矣

言敬莫詳於書但挈出其要以示學者則自宋儒始
性外無道率性卽道也

學道固自聖賢之書而入苟徒翫心章句之間而不求實
理之所在則亦無以有諸己矣

理真實無名

河津本
連下節

既曰理夫復何言只是人物之所以然者便是也

三綱五常之道日用而不可須臾舍猶布帛菽粟不可一
日而無也舍此他求則非所以爲道矣

人之邪正必謹於所習習與正人居則正習與不正人居則不正此前賢之至論萬世之明戒

便辟側媚小童最能順人志意使人不覺傾向幾至心不

能持自非明理剛特

石門本河津本作特

有守之君子鮮不爲所

移者以是知古人比頑童之訓其慮深矣

意纔有向便失其正不可不察

挺特

石門本作特

剛介之志常有則有以起偷惰而勝人欲一

有顏靡不立之誌則甘爲小人流於卑汚之中而不能

振拔矣

自治之要寧過於剛不可過於柔顏子克己之功非至剛

不能

敬則立怠則廢

莊敬日強安肆日偷之語宜深體翫蓋莊敬則志以帥氣
卓然有立爲善疊疊不倦而不知老之將至安肆則志
氣昏惰柔懦無立翫惕歲月悠悠無成矣

古人衣冠偉博皆所以莊其外而肅其內後人服一切簡
便短窄之衣起居動靜惟務安適外無所嚴內無所肅
鮮不習而爲輕佻浮薄者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論王霸之分莫切
於此

守約者爲學之至要

守約則無事矣

守約者心自定

知言者書無不通理無不明之謂

所博者是則自得其要所博者非則不能守約矣
約者要也博而約一以貫之

守約則能泛應

學至於約則有得矣

道是總體義是支節道如水之源義則流而爲支派者也
分而言之則二合而言之則一所謂體用一源也

人心寬平則光明狹險則幽暗光明者君子幽暗者小人
天道人倫渾合無間

有我之私極難克貴乎明與剛而已

螻蟻之微或悞戕之卽瞿然心動乃知惻隱之端非由外
鑠也

行有不得皆當反之於己

中庸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之類大抵人之責人常重自責常輕故當以責人者責己

待人當寬而有節

處已接物事上使下皆當以敬爲主

卦之六爻皆陰陽自然之數如一年有十二月自十一月一陽生至四月六陽滿五月一陰生至十月六陰滿十一月又一陽生如日有十二時子時一陽生至巳時六陽滿午時一陰生至亥時六陰滿子時又陽生大而一年小而一日之運六爻無不包括故六爻添一爻亦不成造化減一爻亦不成造化是皆陰陽自然之數聖人不過因而畫之耳

卦六畫之上固可倍之以至無窮要不若六畫彌綸天地

之化約而盡

聖人治天下公而已

公王道私霸道

王者所存所行皆天理之公伯者則假天理之名以濟已

私耳

漢治分明是霸如高帝爲義帝發喪乃其一端

漢初諸將如英布韓彭猶悍馬處虎常有跋扈石門本洛陽本

作屈強之氣非高祖莫能御河津本作禦也

漢祖御將之術皆以詐而不以誠

知一人之性計入之性百人之性千萬億人之性無不同

也知一物之性十物之性百物之性千萬億物之性無

不同也知人物古今之性無不同則心之全體大用無

不該貫初無限量之可言矣

漢初猶是戰國之餘習觀其人才可見周勃遣使迎文帝
於代或曰諸將皆習詐用兵此類可見

在物曰性在天曰天天也性也一源也故知性則知天矣

理無窮故聖人

洛陽本作賢

立言亦無窮

孔子因道不行於當時不得已而刪述

洛陽本作述刪

六經垂法

萬世後之儒者乃有意於續經著書其立心固不同矣

石門本連下節

夫子之心萬世如見

漢初之將桀驁中興之將循謹

夫子之道德匪言語所能盡

太極本只是天地萬物自然之理不外乎人倫日用之間

學者因見其立名之高欲以玄遠求之誤矣

接物大

石門本
作人非

宜含弘如行曠野而有展步之地不然大

狹而無以自容矣

人只見己然而不見未然已然者其形也未然者其幾也
慾有水意故窒慾如止水

人實不易知更須慎其儀杜詩之近理者也

氣化真實是已

石門本
津本作一

往而遂盡其來者乃方生之氣

自十一月一陽生而爲復至四月換盡六陰而爲純陽

之乾則已往之陰遂盡而方來之陰已生至五月成一

陰而爲姤至十月換盡六陽而爲純陰

河津本
作陽非

之坤則

已往之陽遂盡而方來之陽已生至十一月成一陽而

又爲復以是見天地之氣往者遂消而向盡來者方息

而無窮初非已往之氣又爲方來之氣也程子以是辨
釋氏之誕信矣

鼎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卽吉初六以非正求二
二以剛中自守不與之合所以吉也君子能剛正自守
不爲小人甘媮而遂與之合亦猶是矣

太極圖說不過反覆推明陰陽五行之理健順五常之性
蓋天人合一之道也

太極圖動而生陽是從動處說起動却自靜中來靜又自
動中來直是動靜無端陰陽無始

孟子之言光明俊偉如答景春大丈夫章讀之再三直使
人有壁立萬仞氣象如濯江漢而暴秋陽也快哉快哉
作事只是求心安而已然須理明則知其可安者安之理

有未明則以不當安者爲安矣

易居陽位陰居陰位爲正二五爲中程子曰諸卦二五雖不當位多以中爲美三四雖當位或以不中爲過中常

重

洛陽本
作過

於正也

震來虩虩呖言啞啞以安肆

石門本
無肆字

失之者衆矣

嚴恭寅畏天命自度不敢荒寧乃無逸一書之要

萬起萬滅而本體湛然有常者其心之謂歟

沉靜詳密者能立事浮躁忽畧者反此

書稱舜濬哲文明蓋人深則明淺則暗

盛之極者衰之始天遇風也消之極者息之端地逢雷也

一盛一衰一消一息氣化之自然也

惟精所以知之惟一所以行之精一是工夫允執厥中是

功效

石門本浴陽本行之節

六爻之吉凶惟觀其所值之時位而已

孟子論王政大要不出乎教養二端

程子謂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疑其自太極圖說中來圖說曰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謂之分則二者皆自性中來但順則爲善不順則爲惡耳

書雖古而道常新

天下無獨必有對河圖水與火對金與木對天與地對先天圖皆奇與偶對推之萬事萬物吉凶是非君子小人夷狄中國無無洛陽本對者只是一陰一陽而已不可以方所求不可以隱顯分
伎心一生而天地否良心一發而天地泰

心本寬大無邊一有己私則不勝其小矣

秦誓如有一箇臣斷斷猗止實能容之此非幾於無我者不能也

性理之書日益多亦理之自然也蓋理無窮盡故聖賢之書亦無窮盡雖先聖賢發揮此理極其詳盡及後聖賢有作亦必有繼往開來垂世立教之書焉是皆理之自然不能已也

天地不以萬物已生而不生聖賢不以往哲已言而不言聖賢之書所以然者密也

理無所不有如天地之初都無一物只有此理而天地萬物自能生假使後世天地萬物一時俱盡而此理既常存又自能生萬物可謂萬物必待有種而後能生乎

語書錄 卷之二
天地之道只是消息盈虛而已

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知行不可偏廢也

人臣得行其志全在有應苟無應雖聖賢亦未如之何也

己

程子易傳有無窮之義理知者鮮矣

率性之謂道所惡於知者爲其鑿也

凡卦上三爻應下三爻下三爻應上三爻

與卦一陰伏於二陽之下與而能入也人之思索義理亦

必柔與其志乃能入若性氣粗暴者決不能有人矣

兌九五孚於剝有厲君子不可以小人假善悅已而信之

若信之適墮其計中乃危道也

君子所貴乎知言如中庸大學皆聖賢之微言大訓雜於

禮記中經于百年儒者不能識由不知言故也至程子
乃始表章之遂爲萬世道學之正傳非知言者其能然
乎

夫子以孔文子敏而好學不耻下問爲文取其微善而不
及其顯惡聖人道大德宏

洛陽本
作宏

此亦可見自後人言

之必以其人爲不足道而并沒其微善矣
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皆謂之文

古人佩常佩

河津本
無佩字

弦亦變化氣質之一法也

如一字有一理卽是一太極

喜怒哀懼愛惡欲七情總之爲好惡二端而已喜怒哀

洛陽
本作

怒愛欲四者屬好怒懼屬惡

石門本洛陽
本而已節

聖人之忠厚不可勝言如以微罪去魯不顯其君之過直

天地之量也此可以觀聖人之氣象矣

河津本作也

孟子去

齊終不言齊王之失其亦學孔者歟

洛陽本下連孔子微罪節

聖人言人過處皆優柔不迫含蓄不露此可以觀聖人之

氣象

或人譏夫子言甚峻夫子曰是禮也言甚和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只平說不見有人我之間若

曰我事君盡禮卽彼此相形而非無我之氣象矣

孔子微罪去魯非孟子莫能知

餘事量力所及而已非可必也惟讀書一事乃吾之本心

所得肆力其間而莫余止者也韓子吾老著讀書餘事

不掛眼之句實獲我心焉

讀書錄卷六

讀書錄卷七

孟子七篇乃洙泗之正傳經千餘載世儒例以子書視之而無知之者獨唐之韓子謂孟氏醇乎醇者也又曰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又曰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又曰孟氏之功不在禹下是則千載之間知孟子者韓子一人而已宋之大儒有德業閎望重於一世者猶儕河津

本作

孟子於法言之後尚何望於他人邪惟河南程夫

子倡明絕學始表章其書發揮其旨而一時及門之士遂相與翕然服膺其說天下始曉然知其爲洙泗之正傳而不敢妄議至朱子又取程氏及羣賢之說會萃折衷以釋其義與論語大學中庸列爲四書由是洙泗之正傳益以明備千古入道之門造道之閫無越於此矣

有志者尚篤厥

石門本河津本作所力哉

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

本無極也

頤外實中虛頤領之象

人渾身統體一太極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五臟毛竅各具

一太極

先天圖左半屬陽故乾健兌說離明震動四卦之德皆陽

右半屬陰故巽入坎險艮止坤順四卦之德皆陰此雖

先儒所未言竊意其如此

四百年之漢文帝培其本三百年之唐太宗養其根三百

餘年之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浚其源秦晉隋皆不一

再傳而遂亡者由無恭儉之君培養浚導其源於前即

繼之

河津本無之字

以殘暴滯侈之主也

漢高祖之後非得文景之養民卽繼之以武帝之多欲則漢之存亡未可知也唐高祖之後非得太宗之富民卽繼之以高宗之昏懦則唐之存亡未可知也太抵漢唐之所以延綿國祚者率由此數君有以立其本耳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忤心廣體胖其樂可知竊意顏子之樂亦如此

孟子七篇托始於仁義誠能默識而旁通之則全書之旨不外是矣

釋氏逃世滅倫以爲潔正猶陳仲子辟兄離母以爲廉也是安可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哉

康節見盛衰之際甚明

高書金 卷一
康節首尾吟多盛極慮衰之意

聖人當盛時卽憂衰時旣濟曰初吉終亂

纔有私便不能推所以爲不仁

仁義禮智信有則一齊有但各有所主耳如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然知所當愛者知也愛得其宜者義也愛有節文者禮也愛出誠實者信也以至事君從兄之類

無不皆然

石門本洛陽本主耳節

日用間身心切要道理只是仁義禮智之性發而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隨事隨處必體認得了了分明方爲見道而無行不著習不察之患矣

氣機無須臾之止息如雲在空中飛揚上下浮游往來萬起萬滅頃刻不暫停止亦可見其一端

動靜兩端雖相因無窮竊謂動意常多泛觀萬物若草木
山石之類皆靜植不動而生意常流行其間雖秋冬翕
寂閉藏之餘而生意未嘗毫髮閒斷故竊謂動多於靜
也

觀易橫圖見生意之無窮

身萬物皆天地共公之器非己所能私也

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非特兵法爲然蓋可以爲
防小人之法

原始反終只是一理故知生則知死矣

原始而知其來者如此則反終而知其往也亦如此死生
非有二致也

原始而知其來也自無而有則反終而知其自有而無也

必矣人惟不知原始反終之理故舉俗爲異端惑

石門本洛

陽本俱必矣節

觀雲亦可以知生死之說倏然雲聚而有形者猶精氣爲物也倏然雲散而無迹者猶遊魂爲變也精氣爲物者自無而有遊魂爲變者自有而無

原始而精氣成物神之情狀生之說也反終而遊魂爲變鬼之情狀死之說也

初天之歌喜起

石門本作氣說

熙爲韻臯陶賡歌明

石門本洛陽本明下有叶

字良康爲韻陞情墮

石門本洛陽本無墮字

爲韻先儒謂此乃三百篇之權輿良是

百篇之權輿良是

古人論治必本末兼舉如臯陶陳謨首日允迪厥德本也

謨明弼諧末也及帝問其詳則曰

云云蓋慎厥身修思

永惇叙九族皆允迪厥德之事庶明勵翼皆諱明弼諧之事邇可遠在茲則通言上文之效

臯陶謨典禮刑賞四者萬世爲治之大經不出於此

列傳本連

簡下

先儒謂知人安民臯陶一篇之體要竊謂允迪厥德又知人安民之本源也蓋允迪厥德者實踐此德於身也至若知人知之事安民仁之事則皆此德之推行耳苟非實踐此德於身則私欲盛而天理微知人之智何自而明安民之仁何自而行哉故曰允迪厥德又知人安民之本源也

動多靜少故地對天不過

地無根附於天耳

歐公本論由韓公明先王之道以道之一語以立意也

韓子原道篇中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之語深中異端

之病老釋二家皆務潔其身清其心棄絕倫理而不恤

正韓子所謂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者也

洛陽本之病節

左右之言不可輕信必審其實

石門本連上節非

僮僕姑取其給使令之役耳切不可聽其言恐大有害於

事

爲政通下情爲急

河津本連下節

集衆人之耳目爲一己之耳目

河津本此下有方可二字

合仁義禮智信言之統體一太極分仁義禮智信言之各

具一太極也

凡詩文出於真情則工昔人所謂出於肺腑者是也如三

百篇楚詞武侯出師表李令伯陳情表陶靖節詩韓文
公祭兒子老成文歐陽公瀧岡阡表皆所謂出於肺腑
者也故皆不求工而自工故凡作詩文皆以真情爲主
小學只一性字貫之立教者所以教此也明倫者所以明
此也敬身者所以敬此也

以言乎遠則不禦大而無外也以言乎邇

石門本河津本作近則靜

而正小而無內也

記曰君父之仇不共戴天只是天理人心自不能已而死
生存亡非所計也如宋之高宗父兄宗族皆爲金人所
虜甚至辱及陵寢以大義言之只當以不共戴天爲心
而求所以必報其仇至於死生存亡非所當計也若區
區爲自全苟安之計則必不能伸大義於天下矣

河津本連

秦檜所以得售其講和姦謀者正以高宗自全苟安之心有以來之也嗚呼可恨哉

湛然純一之謂齊肅然警惕之謂戒

程子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

夫

河津本無夫字

韓文公元和聖德詩終篇頌美之中多繼以規戒之詞深得古詩遺意

愛民而民不親者皆愛之不至也書曰如保赤子誠能以保赤子之心愛民則民豈有不親者哉

聖人爲治純用德而刑以輔之後人則純用法術而已不明理者冥行而已

一陰一陽之謂道卽張子所謂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卽張子所謂游氣紛擾散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但易兼理氣言張子以氣言然器洛陽本亦道也道亦器也是則言雖殊而其致一也

參同契全是先天圖卦氣方位流行朱子所謂大易圖象隱者石門本河津本於此類可見

萬物各具一理物物各具一太極也萬理同出於一原萬物統體一太極也

勅天之歌正大小雅之權輿也五子之歌變風變雅之權輿也石門本河津本

讀五子湯誓秦誓諸篇則知唐虞之盛爲不可及矣風氣

言事金 卷七
日降不可返矣

今天地萬物人皆知之而所以爲天地萬物則人莫得而
知之也如欲知之是所謂誠歟道歟理歟命歟性歟帝
歟神歟鬼歟太極歟其極一而已矣

無所爲而爲者誠也有所爲而爲者僞也誠者不息僞者
易輟

克己之自動兼視聽言三者

須看無物之先其理如何

先儒梅根指太極姑舉一物而言耳如一草一木一人一

事一塵一芥洛陽本安往而不可指太極哉

畫出天地萬物理象數以示人者六十四卦也

一生二就數上說太極生兩儀就理上說余在默中夢對象儒士說書余

謂之日一字尚不能識既覺
得此語遂中夜燭下書之

天地之化無日不變因在暗中觀柑實初極青日漸至於
黃色人之少而壯壯而老亦如此但變之漸而不覺耳
以誠感人者人亦以誠應以詐御石門本人者人亦以詐
應

木火土金水之質在我爲肝心脾肺腎木火土金水之神
在我爲仁義禮智信之德萬物備於我舉此亦可見
至而伸之神反而歸之鬼天人一也
天道屈伸兩端而已

氣合精凝爲神游竟降鬼爲鬼

鬼者一往而不復觀天地之化可見

自頂以及踵皆天之所與但當順天而已

一本萬殊萬殊一本之理開眼便見

一物各具一太極之中又有統體各具者存焉如一人各

具一太極也一人之身心又統體之太極也五臟百骸

之理又各具之太極也一草一木各具一太極也一草

一木之根幹又統體石門本作之太極也枝葉花果又

各具之太極也萬物莫不皆然

天下無無理之物無無物之理

誠者統體之太極也元亨利貞各具之太極也

元亨利貞春夏秋冬木火土金水仁義禮智信君臣父子

夫婦長幼朋友青黃赤白黑鹹苦酸辛甘天命人性五

常四時五行五色是皆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

於春曰元於夏曰亨於秋曰利於冬曰貞其命一也在父

子曰仁在君臣曰義在長幼曰禮在夫婦曰智在朋友
一曰信其性一也

程子曰始比不以道隙於終者多矣故結交貴乎謹始

宣德六年十月七日夜余在辰夢從二程夫子遊小程夫
子論朱文公大程夫子贊曰揚休山立之語不若中和

獨立因記於此

物惡太過自造化尚然况人事乎

人之饗用當各量其分薄功而厚饗鮮不仆矣

河津本連下節

錦衣玉食古人謂惟辟可以有此以其功在天下而分所
當然也世有一介之士得志一時卽侈用無節甚至視

洛陽本

衣皆綾綺之類宜其顛覆之無日此余有目覩

作相

洛陽本可下有以字

爲貪侈之戒

不欺君自不欺心始

日載月竟載鬼載乃加載之載朱子於楚辭辨之詳矣

吾心誠志於學天其遂吾願乎

正以處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長信以接物寬以

待下敬以處事此

石門本河津本無此字

居官之七要也

謙以自牧安往而不善

爲吏不可一事苟且如文移之類皆當明白

凡所爲當下卽求合理勿曰今日姑如此明日改之一事

苟其餘無不苟矣

未有逆理而能久者間有之所謂枉之生也幸而免

石門本建

下

賢之吉如著龜言吉則吉言凶則凶或不然者但有

速耳時下通塞不足爲欣戚要久而後覓

人當自信

河津本
連下節

定見明自信篤可以處大事

衆曰然而有不然者衆曰然而有然者惟理明者能知之

婦人女子之言不可聽余見仕宦之人多有以是石門本
作是以取敗者不可不以爲戒

忍所不能忍容所不能容惟識量過人者能之

嘗過一獨木橋一步不敢慢惟恐蹉跌墜失人之處世每事能畏慎如此安有失者

善惡分明有降祥降殃之報間有不然者非常理也

河冰解者非自上消也山陽氣自下而上騰也故時至三

陽之月則陽氣上達而河水畢解矣

上交諂者人多有此失蓋事上以恭爲主恭之過則不覺

有取

洛陽本
作缺

之之意是卽所謂諂也

舜好問而好察邇言人須體此

舜請問於下民忘其勢而通下情也

遇橫逆之來當思古人所處有甚於此者則知自寬矣

行有不得於外皆當反求諸己求諸己者無不盡善而猶

或有不得者當安於命而已

唐人詩曰足知造化力不及使君需吾有取焉

理自不可泯所遇稍有識者皆能言天理但真知而篤信

者少矣

春秋於災異不言事應而爭應具存見天人合一之理

天命甚微聖人所罕嘗春秋多言之皆微其辭

欲事之合理誠難但細微處一能謹或少過舉矣

凡事既濟則盛極而有悔故大象曰思患而豫防之

石門本連

寒中有一半陽暑中有一半陰此造化相攙接處故治不

生於治而生於亂亂不生於亂而生於治

康節曰思慮未發鬼神莫知不山乎我更由乎誰人能慎

所發於將發則無悔矣

以其能治不能以其賢治不賢設官之本意不過如此有

假官威剝民以自奉者果何心哉

一不容二邪正不兩立

去弊當治其本本未治而徒去其末雖衆人之所暫快而

言事錄 卷七
賢知之所深慮

觀野馬而知化機之無息

齊陽本河港本連下節

游氣紛擾野馬是也

禮人不答只當反其敬

爲人謀而不忠非仁也

不爲人之非咲而易其所守

凡深藏者必重器而顯露者必成物

萬物皆氣機之所爲

人皆妄意於名位之顯榮而固右之善則無一念之及其

不知類也甚矣

不怨天不尤人此語當自勉

人欲無涯不以禮節之莫知所極矣

端

陰陽甚則氣蕩而心亦爲所移不嚴謹亦存心養氣之一
四月六陽全而陰已生陰非至此始生也蓋自三月五陽
一陰之時而姤之初爻已兆於夬之下矣先儒謂陰亦
然者正謂此耳

名利關誠實難過上蔡所謂能言如鸚鵡者真可畏也
人能自信則富貴貧賤窮通有不能累矣

人開口皆能談禮義論名節及見利必趨見勢必附又不
知禮義名節爲何物也

恭而和處衆之道

積誠而人不感者未之有也

機事不密則害成易之大戒也

卽人言可以見所養之淺深

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

石門本河津本無者字

子房庶幾焉

不爲衆譽而加喜不爲衆毀而加戚其過人遠矣

紛華擾擾浮雲之過目耳

君子窮以義達以義窮達皆天理也小人窮以利達以利

窮達皆人欲也

有鳳凰翔於千仞之氣象則不爲區區聲利所動矣

君子志於道小人志於利利與義之間不能以髮

聽言觀行知人之良法

君子浩然之氣不勝其大小人自滿之氣不勝其小

道大無對故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

小知之人得用卽用漫不知行其所無事

以誠而感人者人亦以誠而感之
以術而感人者人亦以術

而待觀漢初君臣可見

禮樂至於棄本尚末乃周衰之弊况末猶不得其正乎噫
弊也久矣

聽言卽可以知人之失如好色者開口卽論女色好貨者

開口卽論貨財他皆類此至於匿情而言正者又當徐

察其行可也

不門本
連下節

世有聞人論道學不非笑之以爲狂則憎惡之以爲矯噫
使學不學道則所學者果何事耶

人知天地萬物爲一體則薰然慈良惻怛之心有不覺而

自發於中者

靜能制動沉能制浮寬能制褊緩能制急

言事金 卷一
三
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宜深體之

富莫富於富有大莫大於無方拘於物者不足以語此

惡流之濫而決其防未見其能止也

一念之欲不能制而禍流於滔天

友正直者日益友邪柔者日損

醉於欲者汲汲如狂而心莫知所止矣

爲善勿怠去惡勿疑

忠信積久而後效見

私欲盡而惻隱之心見

熟於小知自私者不足以語大道

滿腔子惻隱之心卽藹然天地生物之心

傲則仰慙則俯邪則欹正則平

恭而不近於諛和而不至於流事上處衆之道

被髮而祭於伊川與辛有之歎非知幾之君子孰能與於斯

誠意孚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之

氣機之運必無差爽但其理微而人自不察耳

君父人之大倫只當竭誠敬盡所以事之道其合與否有所不恤也苟慮其不合枉道以求之則所失者多矣交朋友事官長皆然

蕭何廣市田宅以自污猶王剪伐楚請美田宅甚衆之意

漢初君臣以術相持此亦可見

一縷之肉而萬蟻啣之一勺之水而石門本無而字萬魚吸之欲

滿其欲可乎

人有滿於得意而不覺形於色詞者則其所養可知矣
作事快心必慎其悔蓋消息循環自然之理持之有道則
雖亢而非滿矣

心有毫髮所繫卽不得其平

天道甚可畏感於此則應於彼但有淹速不同耳

楊子曰後世有如石門洛陽本作苟有曰楊子雲者必好之矣某

之自信亦然

人之好諛非特言語爲然也而文辭尤甚也素無實德實
才而悅人作文辭以諛已而作文辭者又極口稱譽之
彼以諛求此以諛應文詞之弊孰有甚於此乎

士無氣節則國勢奄奄以就盡西漢之季是也

士之氣節全在上之人洛陽本無入字獎激則氣節盛苟樂軟熟

之士而惡剛正之人則人務容身而氣節消矣

事實審處古人謂天下甚事不因怵後錯了真名言也
高深遠近皆是天但以青而在上者爲天衆人之見也
患得患失之心推其極不仁之甚者也

廉而不公者只是人欲之私

世之廉者有三有見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節而不苟
取者有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者見理明而不妄取
無所爲而然上也尚名節而不苟取狷介之士其次也
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則勉強而然斯又爲河津本
作其
次也

操得其要則不待深懲重賞而人自化於廉孔子曰苟子
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言字全
方圖圓圖橫圖

洛陽本無橫圖二字

奇耦皆相對

韓子曰澄其源而清其流統於一而應於萬可以形容道

體

人能弘道見氣強而理弱

贈言以名位期人不若以德業勉人

先儒謂天包地外竊謂不但包乎地外實行乎地中是則

上下內外皆天也

吾意天地一

洛陽本一作亦非

終之時昏暗之極未必便得開明如

一日之暮可見但動靜之機未嘗息久則漸次開明矣

一時之末一日之暮一月之晦一歲之暮一元之終皆

氣化之息也但久速之不同耳

洛陽本非矣節

復爲動之始乾爲動之極姤爲靜之始坤爲靜之極靜極

復動動極復靜循環無端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復之初爻自坤之初爻來始之初爻自乾之初爻來陰陽互根此亦可見

氣正則生人亦正氣偏則生人亦偏如中國夷狄可見左氏多有言過其實者昌黎所謂浮誇是也

春秋時尚辭命而文過其實者多然亦可以觀世變矣左傳所論是非一一有吉凶成敗驗於後豈盡然乎

天開於子山水之源皆在西北故坎艮居之

左氏極有膚淺者只是理不明

伯宗

河津本作宗伯非

曰怙其雋才而不以茂德滋益罪也此可

以爲後生輕俊者之戒

君子語大而天下莫能載語小而天下莫能破須要真見

前書金 卷一
四
得不能載不能破處

左氏論敬處多亦是先王之教有未泯者

大學之至善論語之一貫孟子之性善中庸之誠周子之

河津本無之字

太極言雖殊而其義一也

聖賢垂世立教之意大要欲人復其性而已而後之學者讀聖賢之書但資以爲詞章之用利祿之階而不知一言之切於身心聖賢垂世立教之意果何在哉

楚辭載管輅之載與漢史從輿載之載楊子載魄之載

子畫記以孺子載之載皆加載之意朱子論之詳矣

讀書之久見得書上之理與自家身上之理一一契合方

始有得處

中庸一書皆性情之德而所謂誠者卽此德之實也

不門本連

節下

微而草木大而陰陽造化盛衰之理也

余所見誠有惻然不忍者非強然是所不能已也

程子常

河津本
作當說

書視民如傷四字於座側曰某於此有愧

大賢尚然後之臨民者當何如哉

人能心在腔子裏則百事可精

所處之地雖靜而心飛屬於外亦不得靜也惟身在是而

心亦在是則不擇地而靜矣

一切外事與己本無干涉而與之擾擾俱馳是所以爲心

病也

河津本
無也字

惟知止則心自定矣

洛陽本
病也節

莊子人間世篇揣摩之術也

有所自樂則不爲外物所移

見理明則遇事迎刃而解

一毫省察之洛陽本無之字不至卽處事失宜而悔吝隨之不可

不慎

處事當沉重詳細堅正不可輕浮忽畧故易多言利艱貞

蓋艱貞則不敢輕忽而必以洛陽本以下有其字正所以吉也

天道只是往復而已觀否石門本無否字非泰剝復之類可見

感應之理於先天圖見之

陰陽迭勝無須臾止息

太極動而生陽且從動處說起其實動自靜中來觀右半

陰中之陽可見靜又自動中來觀左半陽中之陰可見

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張子所謂陰陽之精互

藏其宅者於是可見

孟子之書齊梁諸國之君皆稱諱則成於後來弟子無疑
易之爲教大槩欲人敬慎雖吉事亦不敢易而爲之如大
壯乃陽壯之事占者吉亨不言可知而必曰利貞是卽
敬慎之意

晝夜昏明居半天地開闢亦如之以元會運世觀之天地
開闢各有一半昏明卽如晝夜可見

氣無涯而形有限故天大地小地於天中毫毛耳

石門本地

小節

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
備矣卽薦飛魚躍之意

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坤二而虛故以量言而曰廣
至哉言乎

反身而誠最爲難事反身而誠則實有諸己矣
形而上者謂之道隱也形而下者謂之器費也

形而上形而下道器元不相離舉目皆是

曾子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君子之守其身可
不謹乎

必使一言不妄發則庶乎寡過矣

聖人言學易可以無大過此非設言也蓋必有己所獨得
而人不及知者焉

聖賢工夫步步著實如莊老之學儘說得只是不著實

小人不知義理或名或利凡可以苟得者無不求之
一故神兩故化近觀之人身遠觀之天地無不盡然

無行可悔則德進矣

天下大慮惟下情不通爲可慮昔人所謂下有危亡之勢而上不知是也

聖賢以義制心得志與天下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出處

進退富貴貧賤視之如一初不少動其心小人則不然

方血氣盛時據位持勢真洛陽本作其非若剛強不屈者及血

氣既衰去位失勢悲感流涕卑屈苟賤之態靡所不至

由無義以制心也

珠藏澤自媚玉蘊山含輝此涵養之至要

鄭游吉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傲禮無

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切謂九言之中無犯

非義無傲禮二言足以盡蓋其餘

范武子曰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此名言也

詩書金 卷十
左傳曰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思其反也蓋人能每事即始而慮終則必無悔吝之及矣

詩三百篇天道人事無不備

人只爲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做得不是壞了仁義禮智信若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做得是便是仁義禮智信之性詩所謂有物有則孟子所謂踐形者是也

程子曰文明則能燭理故能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克己故能盡大同之道

晉伯宗每朝其妻必戒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伯宗不能用後果爲三郤譖而殺之

正風未幾而變風繼之正大小雅未幾而變大小雅繼之否泰治亂之相尋理之必然也何足恠哉

不使不求可以爲守身之法

國風至於邶小雅至於鴻雁大雅至於民勞皆泰極而否
陰陽相根之理微矣

天地間無物無陰陽偶讀韻書其平聲者陽也側聲者陰
也

詩全

洛陽本河津本作一

經性情二字括盡

關雎之類言夫婦鹿鳴之類言君臣棠

按詩作常

棣之類言兄

弟蓼莪之類言父子黃鳥之類言朋友此詩於人倫之
道無不備也

不欺君不賣法不害民此作官持已之三要也

讀正風正雅則心樂讀變風變雅則心不樂者好善惡惡
之真情也

言言錄 卷一
為政當有張弛張而不弛則過於嚴弛而不張則流於廢
一張一弛為政之中道也

李景讓母鄭氏曰士不勤而祿猶災其身雖婦人之言亦
可以為居官怠職者之戒

一五行之疇於八疇無不包誠以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
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天下之理豈有出於無極太極
之外者哉其旨深矣

勢屈於匹夫義不勝也

行有不得反之於已使行之是則得不得有命已何與焉
使行之非即當改之不可執其非以求勝於人也

或曰人有慢已者何以處之曰使已有可慢之事則彼得
矣已無可慢之事則彼失矣失得在彼已何與焉此先

需之論重書以爲警

好勝人之大病

富貴易至溺人可不謹哉

節儉朴素人之美德奢侈華麗人之大慙

人有不謹

河津本
作及

者不可以已能病之

人遇拂亂之事愈當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所行有窒
碍處必思有以通之則智益明

統天地萬物爲一理所謂理一也在天有天之理在地有
地之理在萬物有萬物之理所謂分殊也理一所以統
乎分殊分殊所以行乎理一非有二也

如人一身之理理一也四肢百骸各具之理分殊也理一
統乎分殊之中分殊不在理一之外

高
三
本然之性理一也氣質之性分殊也

纔自有其能便爲心累如顏子雖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在
顏子之心則未嘗自以樂爲能也

有此理則有此物及有物則理又在物中

以不雜者言之謂之本然之性以不離者言之謂之氣質
之性非有二也

人莫不欺食也鮮能知味也人莫不有道也鮮識其真也
造化非陰卽陽人事非柔卽剛

動靜雖屬陰陽而所以能動靜者則太極之所爲也如寂
感雖屬人心而所以能寂感者河津本洛陽本無者字則性之所

爲也

太極圖解下朱子語錄論道器曰如道人身是器器言動

作便是人之理竊謂此或記者之誤蓋人身與語言動作皆是器也人身語言動作之則乃理也若指人之語言動作爲理則是認氣爲道昧於形而上形而下之別矣故疑此言或記者之誤也

萬物各受此理如衆水各受此日光但物之清者受此理則理亦明物之昏者受此理則理亦昏昏非理昏也由物之昏蔽之也如水之清者受此日光則光亦明水之濁者受此日光則光亦暗暗非光暗也水之濁以淆之也以是觀之則性本善而無惡可知其惡者皆氣質之拘也

人於動處難得恰好纔動便有差所以發而中節爲難也人皆有此理聖人與塗人同聖人有耳目口鼻之理塗人

亦有耳目口鼻之理聖人有心肝脾肺腎之理塗人亦
有心肝脾肺腎之理聖人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
之理塗人亦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理但聖人
稟得氣質清粹故能全盡此理衆人稟得氣質昏駁有
不能全盡耳

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
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皆竊春夏之闢而爲秋冬
之闢程子所謂老子竊弄闢闔者以此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如堯舜利世之
功大矣而其心則曷嘗自以爲大哉使有一毫自大之
心則與乾始利天下不言所利不同而非所以爲堯舜
矣

人之一呼者太極動而陽也一吸者太極靜而陰也吸爲
呼之根呼爲吸之根卽陰陽之一動一靜而互爲其根
也以至一語一默無不皆然則太極陰陽之妙又豈外
於人之一身哉

近海斥鹵而地氣亦薄故生物不暢茂觀山東海豐諸邑
林木稍長卽怙悴可見

一理也得之爲天得之爲地得之爲萬物

道無聲之可聞無形之可見惟因夫形而下之器默識夫
形而上之理則謂之見道非若天地萬物真有形之可
見也

天不以隆冬大寒而息其生物之機緘人不以熟寢大寐
而息其虛靈之知覺

人心至爲神明如來日將早作今夕雖熟寐之甚及至其期而自覺豈非心之神明乎

人惟一心操之爲君子放之爲小人

自古興亡治亂之幾皆由於心之存亡

一念之差貽患生靈有不可勝言者如漢武只因欲得西域善馬甘心喪師不懈及貳師再舉西伐僅得善馬數

十疋而還是以數十疋馬易數

石門本河津本無數字

萬人之命

又且作歌被之聲樂誇耀祖宗其爲不仁甚矣原其本只由一念之差耳

如來且將早作而中夜屢寐屢寤警惕不安者心之神明使然也

滿眼皆實理而人不之信釋氏持一偏空說舉前古之人

皆爲所惑何哉

洛陽本
作耶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人之大孝也夫婦配偶所以承先世之重延悠遠之緒人之大倫也釋氏乃使人

髮

河津本
作死

其髮絕其配不孝絕倫之罪大矣

莊子曰泰宇

按莊子
作宇泰

定者

石門本
無者字發乎天光言心定

則明也

聖人順天理而盡人倫釋氏逆天理而滅人倫

雖上知不能無人心聖人所謂無欲者非若釋氏盡去根塵但人心之得其正者卽道心以其不流於人欲之私

所謂無欲也

造化只是陰陽五行人道只是從順五常皆

洛陽本
實理
作此

也知者鮮矣

石門本
五常節

高世金 卷一
聖人一片實心種種道理皆從此出

無有大於理氣者

作聖作狂此心一轉移間

石門木河津耳
本無間字

中庸引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卽無極而太極也

莊子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

先儒謂莊子是大秀才觀此可見

張子曰一故神神卽太極也或者謂太極不會動靜則神

爲無用之物矣豈所以爲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哉

只一箇太極行乎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之間無所不在

益成括小有才而不知君子之大道適足以殺其身蓋人

知大道則明於進退存亡吉凶消長之理必不至於輕

率逞才妄爲以取禍也

視其色在目而知其色之理在心聽其聲在耳而知其聲之理在心食其味在口而知其味之理在心聞其香在鼻而知其香之理在心此心所以爲一身之主宰也

天人一理故致乖致和無不感通

耳目口鼻各專一事而心則無不通

耳順則聲入心通目明則物接理見

莊子曰生物以息相吹息是人呼吸之息九萬里之氣亦是此息相吹則人之氣召和召災可知矣

七竅鑿而混沌死七情熾而天理亡之譬也

舉四海九州生民之氣無不和則自足以感陰陽之和舉四海九州生民之氣既乖則亦足以感陰陽之異此理之必然也

固不可假公法以報私仇亦不可假公法以報私德

物各具五行之色如天地有五方土石有五色雲氣有五
色之類是則萬物豈出於五行之外哉

下民之寃不伸者由長人者之非其人也

爲官者切不可厭煩惡事苟視民之寃抑一切不理曰我
務省事則民不得其死者多矣可不戒哉

一命之士苟有心於愛物必有所濟蓋天下事莫非分所
當爲凡事苟可用力者無不盡心其間則民之受惠者
多矣

昔人謂律是八分書蓋律之條目莫非防範人欲扶翼天

理故謂之八分書

慎言謹行是修己第一事

人之所爲不犯條律

河津本
作律條

卽爲義犯之卽爲非義則律

爲八分書可見

余一夕夢先人告余曰慈溫良得非有所警乎

心口如一爲忠信心口不一非忠信也

只四勿念之豈有差乎

天下至貴者道得之則生失之則死爲天下至貴不亦宜乎

偶讀醫書有曰洗心曰齊防患曰戒吾有取焉

乞墦之富貴恬不知恥可恠也夫

責人當反求諸己

釋氏本是自潔其身紛紛之言皆其徒附會之也

道家者流如老子道德經是也如符籙科儀飛昇黃白之

術皆後人附會爲道家之事道德經豈有是哉

朱子於吾無隱乎爾章以作止語默無非教也釋之蓋作

與語屬動陽

石門本
作陽動

之發也止與默屬靜陰之爲也動

靜陰陽曷莫非是道之著至於動而靜靜而復動循環

無端則又道之至妙至妙者也其示人之意豈不顯而

可見哉

曾點之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其

動靜從容者此理也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

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者亦此理也是則

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克滿無少欠缺安往而不然

哉

聖人一身動靜無非仁義禮智之德克乎中而發乎外其

示人可謂無隱矣

認得爲己何所不至此言當深玩味體認

不虛無告不廢困窮聖人之仁也

勿以小事而忽之大小必求合義

法立而行則人不翫

事合義雖大不懼不合義雖小皆謹

道有正有邪德有凶有吉此韓子所謂道與德爲虛位也

氣質之蔽最深民不可使知之是皆蔽之深不能有以開

其識也如佛老之教分明非正理而舉世趨之雖先儒

開示精切而猶不能祛其惑是皆氣質蔽之深也

也

偶一事發不中節終久不快

命性道教只是一理

臨屬官公事外不可泛及他事

不仁者不可久處約不可長處樂朱子釋之謂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濫即爲貧賤所移而更其節也淫即爲富貴所淫而蕩其心也若貧賤不能移即仁者能久處約矣富貴不能淫即仁者能長處樂矣孔孟之言互相發明如此